

## 我與貓 ◎ 紹興

瀛苑副刊

時常無法分辨我是貓，還是貓是我；自從他最後一次離家以後，就再也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彷彿一切都得歸零，而他……。

冬天是我最愛的季節，而毛二也喜歡，喜歡冬陽暖暖地覆蓋，全身不曾潔白的軟毛，隨大氣間的節奏舞動，似曝曬後的絨被膨鬆放肆，總是懷念他身上濃濃的陽光味道。毛二是驕傲的、是寡情的，喔，不！不！他是熱烈的、是濫情的，我有時也搞不清楚，那一種面相才是真正的毛二。

可以在酒足飯飽之後就呼呼大睡，就算我用的極盡諂媚的聲可以在酒足飯飽之後就呼呼大睡，就是冷淡昏記，而他最高紀可音喊著碎花布鋪設的小巢裡，而穩穩的深家八萬地，計較心裡啊！

偶爾（大概一個月有那麼一次）我的毛二，會用他鐵灰色的雜毛磨礮我敏感的小腿，乞求我陪他玩貓捉老鼠，想當然爾老鼠這角兒非我莫屬；偶爾也會發出極為淫蕩的叫聲，喚我為他梳理毛髮順便摳摳他的癢處，其實，毛二早知一個爛好人，就是這種個性，讓我答應了朋友的請求暫時收留棉花糖（她是純白的北京狗）。

花擊當二敢情家  
棉攻敵毛不同付  
的爪大，對趨對  
頭鐵副後絕日同  
過遭一守他有共  
柔慘出防但且，  
溫怕作擊，而給  
，深，攻爭用補  
威，口的戰效勤  
馬步門時的生後  
了一房小頂產兼  
足房的二透我友  
下閨糖十聊對戰  
糖出花七無己的  
花越棉，且倆糖  
棉敢在樣願技花  
對不守模情兵棉  
二，竟怪廂哀為。  
毛天毛的一的成二  
，三毛裝場糖竟毛  
天禁的武這花我者  
三失透部棄棉，裁  
頭續壞全放，向獨  
說連而、定信傾的  
話糖，前決相的中

擔尖統憐對冷二切  
在眼與加勢意毛一  
不，壓更攻灰的想  
刻澡欺糖柔心趣裡  
無洗強花溫是識心  
時同加棉動乎，  
無一糖對發似理光  
我至花我始二不耳  
，甚棉成開毛之她  
肺、對造，對置賞  
的耍勢而作我概得  
我玩攻反操，一懶  
心她開但向晚我也  
的陪展，反已，糖  
我、度步取時心花  
著步再半採為歡棉  
黏散，旁定是我對  
糖她對身決可討，  
的陪不我二，何了  
掉，勢近毛湯如我  
化危情靠，迷是理！  
像安見止此了他不嘍  
糖的二禁因起管也平  
花她毛，灌不再太  
棉心的治惜我，就都

花，辛的：第箭，聲  
棉時辛癡二。冷應吭  
造成我白有的以反不  
造外把是由弱報何悶  
愛或更我理懦酷任好  
溺意、的，是冷有只  
度注瓶時的糖的他以  
極不花當幹花我見所  
的我貝。二棉對不，  
我趁寶了毛；且終重  
於其的吃是的而，嚴  
由尤我給錯扈，吼態  
，，倒心過跋發怒事  
，，開始撞點的是大他到  
開始鬧、成一切二勁對感  
開胡、當一毛醋哮且  
要中椅當一毛醋哮且  
剛家發花斷，是咆而  
才在沙蘭判言定他，  
耗始的級竟而一對了」  
惡開我高，性兄始認。  
，，破的的個老開默躅  
然，大咬育智就二，他躅  
不坐地養弱、毛是「我  
實的膽苦是一、於想任  
其糖大苦、第二，心地

第二天，毛二又離家出走，了，我並不訝異，讓他到外面去，冷靜的也拼命見到，我漸漸放棄了……。

從紅脖子豆腐在徐，小到大，父與我始終沒交集，普通的對話常常是臉，決口是，徐子粗的，下場，與其如，乾脆就少碰頭的、少說——不的寢，口是，徐子粗的，下場，與其如，乾脆就少碰頭的、少說——不的寢，

記得，大學聯考那年，無論身體或心理，時常被莫名的壓力的包圍，投入的通宵達旦，呼吸麻家扭，痛這自己，兩趟，我，

那一天，我回來的帶些換洗衣物，準備出去，父親無聲無息的，腳我扔了，但我的也驕縱、的，

五、六年過了，我不曾再回去，倒是時常寄錢回家，但我的住址是不會寫上去的。

每逢過年過節，是我最難過的時，就像當時打我一片巴掌的，深，想  
父親一樣，強忍淚水，往肚裡吞，不總敢出隻字回家看，看一「爸  
但總是近鄉情怯！還家門那份羞愧作祟，憔悴了鼓不起勇氣說聲「  
！我回來！」。

其實，毛二是我離家時在臺北火車站檢到的，小野貓，因此心如  
這些對的此與，日象驕傲、如此彌補的！堪一擊，就算要回家也  
毛二說、如我離家時在臺北火車站檢到的，小野貓，因此心如  
與此與，日象驕傲、如此彌補的！堪一擊，就算要回家也

我的老婆，棉花糖的，主人把她帶走，但朋友的回答竟然是「我  
的嘴饒，所回絕是請你繼續寵愛狗，棉花糖的，主人把她帶走，但朋  
我堅毅的原因，是請你繼續寵愛狗，棉花糖的，主人把她帶走，但朋  
友與拜，而且不分青紅皂白。」

送走了棉花糖，一切時，恢復過去，但少了一二，我生活作  
息開始。門聲以及驕傲的喊聲，「喵～～～」

或許，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2010/09/27